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mposit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woman's head and shoulders are shown in profile, facing right. She has pale skin, red lips, and dark hair styled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fashion, adorned with blue and white floral ornaments and a red hairpin. Her hair is decorated with a night sky scene featuring stars and a crescent moon. In the background, a traditional Japanese building with a thatched roof is visible, and a large, dark, cylindrical object, possibly a bell or a drum, hangs from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overall style is a blend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art and modern digital illustration.

夜叉池

泉镜花 [著]

潘明欣、肖莉 [译]

潘明欣 [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夜叉池

泉镜花 [著]

潘明欣、肖莉 [译]

潘明欣 [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夜叉池

作者:[日]泉镜花

译者:潘明欣,肖莉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地点：越前国大野郡鹿见村^注琴弹谷

时间：现代^注——盛夏

人物：萩原晃（守钟人）

百合（姑娘）

山泽学圆（学者）

白雪姬（夜叉池^注主）

汤尾埡口^注的万年老太（白雪姬的族人）

白男鲤七

大蟹五郎

木芽埡口^注的山椿

鯖江太郎

鯖波次郎

虎杖^注妖怪

十三塚^注的骨头妖怪

众多影子妖怪

黑和尚鯨入（白山^注剑峰的使者）

与十（鹿见村百姓）

其他登场人物：

鹿见宅膳（神官）

权藤管八（村议员）

斋田初雄（小学老师）

畑上嘉伝次（村长）

伝吉（赌徒）

小鸟风吕助（小相扑）

穴隈矿藏（县议员）

剧中其他被提及人物——白山剑锋、千蛇池^注的一众。

-
1. 越前国为旧时日本令制国，今福井县的岭北地方及敦贺市，大野郡为其面积最大的一个郡，位于今福井县东部，越境岐阜县。鹿见村实际上位于福井县南条郡，此处作者记叙有误。（译注）
 2. 本书作于大正二年（1913年），现代既指当时。（译注）
 3. 位于福井县南条郡南越前町与岐阜县揖斐郡揖斐川町交界处的夜叉池山与三国山鞍部。（译注）
 4. 位于南越前町汤尾村与今庄村之间，自古以来是来往北陆道的交通要冲。（译注）
 5. 分隔福井县岭北（若狭地方）与岭南（越前地方）的垭口。（译注）
 6. 一种蓼科植物，茎有节且中空，像手杖，加上有三角型的叶，构造与竹非常类似。（译注）
 7. 表达民间信仰的土木建筑，多出现于丘陵、村界、山坳等地。（译注）
 8. 位于日本北陆地方，横跨石川县白山市和岐阜县大野郡白川村，海拔2702米。（译注）
 9. 白山大汝峰上的火山口湖。（译注）

三国山^注山麓的一个村庄里，响起傍晚六时的钟声。——拉开帷幕。

萩原晃此时头戴白色假发，立于钟楼之上眺望夕阳。钟楼的柱子上爬满常春藤，高高的石阶上布满苔藓，屋顶上杂草丛生。少顷，晃慢慢走下台阶，朝着正在泉水中淘米的百合身后走去。

晃：泉水真美呀。无论何时……都如此清澈。

百合：是呢。

那泉水岸边生着鸢尾，开出两三朵小花。

晃：多清澈的泉水啊。（面带微笑）

百合：（手抚鬓角的白发）不过，现在有些发白啦。

晃：那是因为你在淘米嘛。……（坐在廊沿上）操持厨务辛苦你了，让这样一双娇嫩的手干洗洗涮涮的粗活，真是糟蹋了，我来帮你吧。

百合：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晃：不过……虽然有心帮忙干活，但这会儿透过开败的鸢尾花看你的身姿，仿佛水中倒影，更加明艳动人，把我迷住了。

百合：乱讲。

晃：哪有被赞美了还生气的道理。

百合：拿我开玩笑呢。——一家之主呆在厨房可不合适，快回到书桌前去吧。

晃：什么一家之主，不过是个敲钟的。其实我不想敲钟了，改当厨子好了，那样就能立马吃上饭了。我真要饿得两眼翻白了呀，刚才撞钟的钟槌都想当拐杖用了。不过说起来，还有一种“坐催讨饭”的办法。

百合：哈哈哈，又来了。……晚饭马上就好。

晃：又不是变魔术，这生米还在洗呢，怎么能马上变成熟饭。

百合：哎呀，真是的——这是为明天早饭做的准备呢。

晃：明早的饭……啊，就一个家庭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不过，听你这么一说，非但不能安心，反而更失望，肚子更饿了。

百合：怎么了嘛。……做了你喜欢的酱烤茄子，请再安心等一会儿吧。老嚷嚷饿，让人听见该笑话你了。

晃：（站在廊沿上）我才不在乎被谁笑话呢。倒是你呀。

百合：怎么了。

晃：我们睡懒觉的时候——

百合：又胡说什么。（笑着低下头。）

晃：烦人的豹脚蚊没完没了，我去把屋里熏一熏。（背朝储物室，仰望山峦。）……云峰映落霞，像烧着了似的，三国山就像一把火。西面的近江，北面的加贺，美浓幽静的崇山峻岭，仿若千万支火把连成一片，干旱的烈焰把这儿团团围住了。夜叉池仿佛也映照得通红，比那池水上方的长庚星更加火红。……还是没有降雨的迹象啊。

百合：……听说，那住着龙的夜叉池，还在源源不断地流淌着池水。或许是我的错觉吧，感觉这儿的泉水也细瘦了许多。近来村里一片混乱。……酷热难当……而且这偏僻山村缺食少衣的，长此下去，我真担心你的健康。

晃：泉水变细什么的，由他去吧。倒是你，可别热瘦了。百合，能去摸摸那朵葫芦花吗？

百合：好啊，摸哪儿呢？

晃：花瓣和叶片上都有露水吧。

百合：哇，好凉。比我泡在水里的手还凉，花儿都湿透了昵。

晃：这世间的人们，既要钱，又要土地，雨水也必不可少，但我们俩就算被太阳炙烤个一百天也死不了，只要有那露水便足够了。（进

屋，面朝室外关上拉门。）

百合：你不热吗？开着门也没关系，反正这时候也没人经过。

晃：你说什么呢，重申一下，我才不是担心那个。……趁傍晚关起门来熏一熏，蚊子会少很多哟。

此时升起蚊香的袅袅熏烟，随风飘散。

学圆，头戴被烈日晒热的巴拿马帽，身穿普通西服，看似沉着稳重。他斜背着包袱，穿一双绑腿草鞋，手持卷成棒状的洋伞，从钟楼下走出来，仰望着钟。

学圆：今早六点我走过一座桥，傍晚六点我来到这儿听见钟声。

……

百合在箬篱里淘米。

学圆：哎呀，可真辛劳呀。（向百合搭讪。）

百合：嗯。（看向学圆。）

学圆：来这儿的路上，我走过一片笔直幽深的竹林……天色渐暗时，就听到了方才的钟声。就是这座钟发出的吧。

百合：正是。

学圆：声音很洪亮！……真是座气派的钟呀。我能上钟楼去瞧瞧吗？

百合：（抱着箬篱站起来）嗯，上钟楼是可以的。不过，远道而来的客人，请千万别拿手杖或是别的什么去敲钟玩。

学圆：我又不是买西瓜，敲什么敲啊。（笑）

百合：您可真会说笑。……不过，虽然您看起来不像是会恶作剧的人，但我还是要提醒您，那钟每天只能响三次，除了早上六点、傍晚六点和丑时三刻之外，绝不能被敲响。失礼了，那么请上去观览吧。（走向开满葫芦花的篱笆，准备进去。）

学圆：喂，等等……请留步。虽然我想去看看钟，但既然我们有了一面之缘，恕我冒昧，能给我一杯茶或是热水吗？

百合：举手之劳。来，远道而来的客人，请到这边坐。

学圆：打扰了。

百合：我这儿很简陋，让您见笑了。

学圆：这里——没看见贵寺的居室呢，正殿在别处吗？

百合：并不是，因为很久前被烧毁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寺院了。

学圆：只剩这座钟了……

百合：是的。

学圆：只有一座钟……原来如此。话说回来，有一件关于西瓜的趣事。（摘下帽子，抚上剃成寸头的额头。）虽然被叫做西瓜，但剖开后，里面不就是甜瓜吗。——看起来附近也没有茶亭——（环顾四周。）

四周一派僻静山村的向晚之色，茅屋低矮的储物室拉门上，映出点点灯影。

学圆：实在不好意思再提出晚饭的要求给您添麻烦，但我真是饿极了。

百合：哈哈。（微微一笑）引水槽下冰镇了梨，我去给您拿来。（在葫芦花的阴翳里走来走去。）

学圆：（咕嘟咕嘟大口喝茶，从衣袋里取出扇子扇扇风，后用扇子遮在额头，一边四处打量。）哇，刚才花开了，就像是为了看您一眼。

百合：您说什么？（反问。）

学圆：不，像是为了看您的发色。

百合：我一把岁数的人了，可不能跟花比，只盼着……早点变成葫芦干呢。

学圆：把刀给我吧……我自己削。——麻烦您我更加过意不去。哎呀……旅途中一切从简，不讲究什么，虽然我不太能干，但削皮这种事还是手到擒来的。哇哇哇！这梨比冰还凉，硬得跟石头不相上下，削玉石估计也就这么回事吧。

百合：您看起来像旅人……这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呢？

学圆：那就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只是随意走走，可不是什么翻山越岭的大人物。如您所见，我是一名教师，趁着暑假四处走走，权当参观学习……其实也是顺道回家。——途经之处，要说凉快，非木芽垭口莫属，还有鼎鼎大名的中河内^注，（避开屋檐，挑眉望山）假如山顶茶亭里的女服务员的确就是茶点女^注的话，那里被称作疮疮神^注的休息站也不为过了。我还计划穿过汤尾垭口。最后的目的地是京都。

百合：您今晚住哪儿呢？

学圆：哎呀，可别随便提住宿，我说不定会抓住话把儿讨留宿哦。哈哈哈哈哈，开玩笑啦。不必担心，说不定汤尾垭口的茶点女现在还等着为我服务呢。

百合：在连绵群山的垭口，虽然让人难以相信，但或许正如您所说。

学圆：如果连铃兰^注都能开出绯红色的花，那就再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了。不过，这一路走来，真是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每当想起那些山巅……眼前就会浮现火烧云的景象，仿佛将烈焰融进了山岩。这真是，比起女服务员，还是雪女更厉害呀，或许走中河内比较好吧。不管怎样，真是太热了。——好在终于可以在这儿喘口气了。

百合：听说村子里还热死了人……毕竟现在是酷暑逢重旱啊。

学圆：今天一大早起，我拖着艰苦修行的身体，在酷热中烦恼了一路——但更可怕的是，一路上竟没见着像样的水，直到这儿才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水。

百合：这是从后头山崖上流出来的，用水槽引流到这儿……虽是条涓涓细流，但因撞击石头时会发出清脆美妙的声音，所以这山谷被称作琴弹谷。客人，这清凉好喝的泉水……我去给您打一杯来吧。

学圆：我还不知道有座钟鼓楼时，就看见了这汪清水，怎么忍得住，早就一头扎进水里，用手捧起大口豪饮过了。

百合：哎呀，这可怎么办，刚才我还在水里淘过米。

学圆：不打紧，淘米水既像鸢尾花的斑点，又像葫芦花的妆点，下流的水依旧清澈，没有丝毫浑浊。不过，看起来村民们很为饮水犯难，且不说他们不来这水源，似乎连流经的泉水都不喝……这又是为什么？

百合：那个，水源在后头的山崖呢。

学圆：哦，是这样。……

百合：水源来自这座山林深处的夜叉池，那可是一泉非常雄壮的池水。水底住了龙，去过那儿的人说：“池水有毒，可怕极了。”现在天色暗了，可能看不大清楚，客人，那泉水流经的石头上染着紫色、绿色、红色小颗粒，姹紫嫣红，十分美丽。据说是池主的族人蜕掉的鳞片，所以村民们非常害怕。……

学圆：美丽的石头是毒蛇的鳞片？天呀，我可是咕咚咕咚喝了个饱啊。（拿扇子拍拍胸口。）

百合：放心，（微笑）我在这儿居住多年，每天都喝这泉水，不照样好好的嘛，那不过是人们的猜测罢了。

学圆：是了，说的是。猜忌就是人的习性啊。我这么说绝不是害怕，眼前就有一位每天饮用的人——活到了这把年纪——（紧盯着百合）话说您多大年纪了？

百合：……

学圆：真是失礼了，不过我还是想问您多大年纪了？

百合：对不起，……我忘了。……

学圆：哈哈，真对不住，俗话说，宁可问女士的死期也不能问生辰。是我太莽撞，不打探您的私人问题了。……对了，要多少钱呢？

百合：您指什么？

学圆：我问价格。

百合：什么价格？……钱……啊，不敢当。茶钱之类的就免了。

学圆：茶水也是茶啊，哎呦，我真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一团糟。我的意思是，茶自不用说，梨更是让我十分满足。即使你不做梨子买卖，白吃你的我也于心不安。如果有多余的零钱，我会二话不说默默放下就走，不过如今人在途中，您也看见我这副模样，还请明确开个价吧。

百合：如果您非要坚持，那我就象征性地收一点儿吧。

学圆：当然。

百合：不过，代价也不限于钱。作为交换，请给我讲一个故事，简单几句也行。

学圆：讲故事，……您指什么？

百合：旅途中有趣、稀奇的见闻。

学圆：用故事代替茶钱？

百合：是的。不止是你，路过的药贩子、修行者、朝圣者，以及这村里的人们，但凡有我能帮上忙的，我就让他讲一个故事作为交换。遇上讲得特别多的，还能留宿。

学圆：原来如此，讲故事啊。（拍了下膝盖）有意思，那我来说一个吧。……不过，眼下立马让我讲个故事，还得值茶钱，真是难倒我了。有了，我想到一个，而且还发生在越前。

晃：（将门拉开一条缝偷看。）

此时，晃坐在小书桌前，面前摊开书册，取了笔，准备记录下客人讲的故事。偶然与学圆看了个对眼，慌忙灭了灯，设法掩盖。

百合：是个怎样的故事呢，客人。

学圆：……现在这里除了你我之外，还有别人吧。

百合：没有啊，除了月亮就再没别人了。

学圆：不可能呀，刚才灯熄了，虽然有蚊香烟雾看不太真切，……储物室里好像有月光。——久等了，言归正传，刚才说到发生在越前的事，是一个关于躲在地板下的鸚鵡妖怪的故事。譬如，我在这儿说话，地板下就有个模仿我说话的家伙。村中对此议论纷纷，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那学舌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跑去问他：“你是狐狸吗？”回答说：“不是。”又问：“是狸子吗？”答：“不是。”“水獭吗？”“不对。”“魔鬼？天狗？”“都不对。”……最后村民问道：“你是鸚鵡吗？”只听嗷地一声，妖怪便消失了——虽然我已经说了一个故事，……不过，据说月亮也会听故事，所以我想再讲一个，请听我慢慢道来。那是两年前的夏天

我的一位好友，年少立志要收集各地流传的有趣、奇异、不可思议的故事。虽然他认为那些故事已在日本失传，但是那年暑假，他还是离开东京到了北国筋^注，翻山越岭寻访奇闻趣事。从那以后就不知去向，音信全无。他的家人穷尽一切办法，却完全寻不到他的踪迹。我们这些朋友也都放弃了，认为他早已不在人世，最后把他离开东京的日子当作他的忌日。这件事一时间引起轰动，还上了报纸。……

是自杀？遇上了事故？还是死于非命呢？当我们聚在一起谈论这起悲惨事件时，都会忍不住悲痛豪泣。他可没有任何理由隐姓埋名或是寻死啊。您看，这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啊。……

百合：嗯，客人，客人，谢谢您。……真的很感谢。（冷淡地说。）

学圆：这么感谢我，那茶钱算是够了吗。

百合：已经足够。

学圆：也就是说这还算有趣吧。

百合：……第一个鸚鵡妖怪的故事还不错，第二个很平常。

学圆：刚才那些都是开胃菜，接下来我还有许多故事要讲呢。

百合：不必了，……已经听够了，……而且，客人您看，天已黑透，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怕是多有不便。……

学圆：可是，您刚才说，故事讲得好还能留宿。请让我也留宿一宿吧，——我讲故事可用心了。

百合：刚才怎么了，客人，不可能从一个独身女人口中说出留宿这种话。……我刚才说的是，如果遇上非得讨留宿的该怎么办。……况且，我觉得您现在已经凉快了，……这里就我一个弱女子，借宿这种事，……我都有些害怕了。

学圆：害怕？我又不是鸮鸮妖怪。

百合：这样的偏僻山村中，东京来的人比妖怪更可怕，……客人，请动身吧。

学圆：您这样赶我走真是太冷酷了。（勉强起身。）

百合：（一个劲地推学圆）请吧，请走吧。

学圆：这里真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实话吗？又不是《钵之木》^②里那样的苦人家，你家还有熏蚊子的柴火呢，……换成常世家，绝不会如此无情无义。……虽说不是大雪天，但很热呀，稍微通融一下嘛。

百合：经过盛夏百天的暴晒，即使现在下雪也没关系……（说着一边起身，一边紧盯着储物室方向，随后看向学圆。）祝您一路走好。

学圆：告辞。

晃：（忽然从蚊香的熏烟中冲出来）山泽，山泽。（清楚地喊道。）

学圆：啊！萩原，是萩原吗！

百合：诶，先生。（跑到晃身边，为拦住他，跪下用手推着晃的胸部。）

晃：我不走，放心，放心吧。（低声对百合说）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山泽，——哎，到这边来。

学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瞥见你的脸，再加上刚才这一番状

况，我猜十有八九是你了。不过，真没想到呀——（返回，走到廊沿边）我想先知道你脑袋是怎么回事？

晃：我也觉得脑子有些不正常，嘿，请谅解。

学圆：我脚上全是灰，失礼了。（擦脚，坐下。）哎呀，你的脑子是一回事，白头发又是怎么搞的，我说的是白头发！……

晃：这个啊，虽然我住谷底，不过这可不是被大毒蛇咬中毒变白的，这是假发啦。（脱下假发丢在一边。）

学圆：哈哈……（偷瞄百合）我就说嘛，那这位是……

晃：这是百合。

晃坐下，百合伏在他的膝盖上。

学圆：原来是百合小姐。她是你的老婆……夫人？

晃：这怎么就哭了，快把眼泪擦擦，整理一下，好好打个招呼。

这么说时，百合似极其害羞般，忽然躲进了储物室里。

晃：她担心你把我从梦中唤醒，怕我回东京去。

学圆：（被百合的温柔打动，感动落泪。）萩原，看见我这张脸时，你的梦就已经醒了吧。……若是美梦，就不必醒来……但是，萩原，即使在梦中也不能忘记，你在东京的双亲和朋友呀。

晃：我知道。

学圆：因为你的事，大家担心得要短命了，幸好你没事。

晃：啊，是吗。很感激大家。

学圆：不要谢我。

晃：让你们担心了，真的很抱歉！

学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晃：请当作一个梦来听吧。

学圆：当然，这就是个梦。……

晃：详细情况得说个通宵，你知道的……我四处收集故事，到了北国筋。然而，我自己……却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听说，魔法师能移山填海，能将人变成树木、石头，或是将石头变成树叶，将树叶变作青蛙，……你也是，刚到这里不久，就成了故事中的人物……而我呢，就更上一层，变成了故事的主人公。

学圆：别说些让人心里发毛的话。那你老婆呢……（有所顾忌地说。）

晃：（回头望向储物室）她可能是去换衣服，整理仪容了。……拉门是单层的，她去屋后了。……

学圆：（伸长脖子，透过储物室的间隙偷看。）喂，芦苇叶前是有水吗？连梳子上都撒上了月光。她摘了假发，真发又黑又亮，后颈、背肌都如未消融的白雪般通透，是因为身处雪国的缘故吗。……真是美得令人惊叹，……难道，你老婆是魔法师？

晃：净说些俏皮话，怎么可能。

学圆：哈哈。

晃：传说，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村子——这座琴弹谷里，有一个魔法师。——山沢，你听说过这片山林深处的夜叉池吗？

学圆：听过。而且为了去一探究竟，特地从今庄^注走了近20公里来到这儿。

晃：前年，我也是为了去看看那座池子，孤身一人进入这座山谷，最后就成了现在这样。——这儿有座钟——

学圆：有的！听说每天早六点、晚六点……丑时三刻各响一次，一天只能响三次。其他时候绝不能发出一丁点儿声响。

晃：正是。根据约定，其他时间绝不能敲响，必须确保每天只响三次。

学圆：这是为什么？

晃：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村里遭遇了一场大洪水，当村庄即将被洪水淹没时，越前国的高僧泰澄^注使用佛法，将神龙封印在夜叉池。神龙说：“为了救人世于水深地裂而夺走吾之自由，实属情非得已。但作为封印吾之代价，人类必须造一座钟，悬于山脚，早晚敲三次，以此警醒吾勿忘约定。……吾生性自由，想要无拘束的恣意生活。一旦吾忘记誓言，便会驱使这汪小池水淹没整个北陆七道^注。为了自由，吾可不管这世间的人畜生命。但，只要人类能信守约定，吾定永不破誓——但是，为了使人类不忘誓言，牢记约定，敲钟一事绝不可懈怠。”——山泽，为此才造了这座钟啊。所以，哪怕少敲一次，立马就会有灾难临头，天降大雨、响起惊雷、刮起大风，与此同时，夜叉池将卷起滔天巨浪，把村庄吞入水底，到那时，神龙便如他所愿，放浪形骸于天地间……这儿流传的就是这么个传说。……因此，才有了这早六、晚六、丑时三刻的钟声。……

学圆：（挺身）有趣。

晃：不，绝不是轻松有趣的事，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学圆：的确关系重大。

晃：话说回来，你猜那个敲钟的男人是谁。

学圆：是你吧。

晃：猜对了，就是我。我萩原晃就是那个敲钟人。

学圆：真想不到。

晃：这里有个茅屋……

学圆：看见了。

晃：前年夏天，我来到这儿接班前，这里一直独居着一位七十九岁的老爷子，名叫弥太兵卫。他五十年来每天三次敲响钟声，从没耽误过一次。

山沢，鲜花美丽引人瞩目，泉水清澈人心向往。因此你也被夜叉池

吸引而来。我为了目睹夜叉池的风采来到这村庄时，正好响起傍晚六点的钟声。我向弥太兵卫老爷子打听了一座钟的来历，并与他约定天亮后带我去夜叉池，他还让我在此留宿。

那晚，老爷子敲完丑时三刻的钟，从钟楼的高台阶上下来后，就倒在了廊下——是突发疾病。老爷子苦苦挣扎，说死也闭不上眼。过去村民们对钟的信仰如今早已消失殆尽。……若老爷子去世，敲钟之任就后继无人了。但，哪怕少敲一次钟，就再也逃不出神龙的手掌了。所有陆地将沉于水底，成为池沼深潭，成千上万条性命将葬身于此——想到这些，老爷子痛苦呻吟着，无法安息。虽然那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声音好似蚊虫般微弱，但五十年来他就是凭着这种信念，竭尽全力，守护着钟楼。……他的话仿佛那座钟发出声响，回荡在我耳旁。……为了安慰临终前悲伤的老爷子，让他安心离世，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放心吧老爷子，这钟便由我来守护了。”他看起来特别欣慰，痴痴笑着，一边合实双手祈祷，去世了。我至今无法忘记那时他的表情。

但是，难道真要在这儿敲一辈子钟吗？我本无此意。当时，丑时三刻的钟已经敲过，我只打算代老爷子敲一次早上六点的钟而已。但老爷子走了，即使我想喊村民来，你也看见了，最近的邻居也离得很远，而且又不能敲钟通知，毕竟钟每天只能响三回，除此之外，无论大火、洪水都不能用敲钟通知。

学圆：为什么规定只能响三次？

晃：钟高高悬在这里——据说它的倒影映在那幽深的夜叉池深处。……用撞钟槌敲响钟时，甚至惊不起一丝微风，但听说那池水会哗啦哗啦卷起波涛。本就是为了警醒神龙才约定敲钟，因此三次之外再有动静的话，会叨扰神龙，太失礼了。……

学圆：嗯，的确。

晃：也不能敲钟……于是，我四处奔走把一无所知的村民召集过来，——虽然他们听我说了弥太兵卫的事情，但没一个人愿意接替守钟人的职务。最可气的是，当我如先祖嘱托遗言一般，郑重地把从老爷子那儿听来的传说告诉村民时，他们竟然哄笑成一团。……年轻人不理解这事还说过得去，连长者甚至庙里的和尚都不当一回事。他们说，要讲故事的话，桃太郎夺宝归来之类的神话故事还差不多。我气得火冒三

丈，不想管他们的死活了，于是坐在那儿（指向门槛）穿上草鞋，飞快离开了山谷。离开时，鹿见村村口土桥旁的朴树下，一个孤零零的身影站在那儿目送我，（压低声音）就是我这位姑娘。

那一天，我敲响了早上六点的钟声，以去上学的小孩儿为首，大家都对我指指点点，嘲笑我。那副光景，气得我真想就此丢开不管，让晚六点的钟声见鬼去吧！……

就算山崩地裂，哪怕狂风暴雨，村庄灭亡，坦率地说……其他我都毫不在乎，……只要不危及这姑娘的性命——我想着就再多守个二三天吧。那之后又多留了四五天、半个月，不经意间已经过了一个月，时光飞逝，一晃就是三年。直到与你重逢，我连时间都忘却了。……或许，是为了忘记时间，再加上避世而居年华逝去，让自己放弃离开的念头。……不仅如此，……春去秋来，大雁往返，出于自尊，也为了避人耳目，白天我们就戴着白色假发。

学圆：（沉默地看着晃。）

晃：（停下谈话）别这样盯着我，怪不好意思的。

学圆：（一时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所以……让你甘心隐居于此的那个人，就是百合小姐吧。

晃：……被你一说我更加不好意思了。

学圆：不，这没什么可害羞的。怎么，不能带着她一起回东京吗？

晃：就不说三国山、越前一国了。若我们俩走了，这个乡里、村里，这座山中的生灵该怎么办。

学圆：萩原，（一边叫萩原晃，一边走近）所以说，你相信那个传说是吗。

晃：是的，我变得相信了。先把萩原晃的身份放一边，作为越前国三国山山脚下，鹿见村琴弹谷的守钟人，百合的丈夫，二代弥太兵卫

，对此深信不疑。

学圆：（手放在盘坐着的腿上）不用再说了。我相信你。我支持你。每当看见你那惊为天人的妻子，我总觉得，或许是老天为了拯救这

个村子而造出了她，让守钟人没法离开。你二人简直是村里的两位神。尤其是百合小姐，就是活脱脱的女神嘛。

百合：（手持方形纸罩灯座，露出黑发，美艳登场。）我该如何是好呀。

学圆：这……

百合：贵客，刚才我真失礼。

学圆：我先来正式打个招呼，初次见面……哈哈哈，夫人好。

百合：这个……（害羞。）

晃：什么这个啊，他是我胜似亲兄弟的朋友，来好好打个招呼。

百合：（默默地两手伏地行礼。）

学圆：好了好了，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会打喷嚏吗？

晃：不小心打个喷嚏的话，会有蚊子飞出来。

百合：真是的，玩笑说太多啦。

晃：哪有，你化妆了吧。

百合：别一个劲儿乱说。（温柔地瞪着晃，把脸遮住。）

学圆：不管怎样，看见你们和睦相处就好……哈哈哈哈，我冒昧问一句，你的家里人呢？

晃：她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父亲是村里的守护神八幡大神神社的神官，已经去世了。她是独生女，如今只有个当代理神官的叔父。……虽叫一声叔父，可不是什么好人。

学圆：那可真是不幸。

晃：他对这侄女十分残酷，让百合遭了大罪。

百合：我就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不懂礼数，招待不周，贵客，还请您多担待。（对着学圆，将拇指、食指、中指三根手指轻轻撑在地面

上，恳切地行了一个恭敬礼。）

学圆：（被百合打动，不由湿了双眼。）真是令人钦佩。我可没拿你当外人。

晃：（不由得感慨万千，拭泪。）好了好了，不说什么亲戚了。照我说，根本就不需要那些所谓的亲戚。把你拿手的酱烤茄子拿来，我们下酒吃，接着慢慢聊。山泽，想吃青菜吗，十分香甜爽口喔。

学圆：夫人，别老站着了。说到这里，萩原，接下来我还是要按计划，趁着夜色去一探夜叉池。听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传说，我更想一睹究竟了。倒是很想尝尝夫人亲手做的家常菜，酒就不用了，你知道的，我滴酒不沾。

晃：原来如此，你是来看夜叉池的。……虽然不至于走到明天，但路程有近4公里，而且上山的路途险峻。这酷暑天，夜里去倒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再待个四五天才回去吧，明晚去行吗？

学圆：不行，我还得赶回学校。我已经不是学生了，老师可不能随意休假。最要紧的，我已经四处游荡许久，没剩几个钱了。

晃：这可麻烦了，学校吗？……刚才好像听你说要去京都。

学圆：嗯，去年开始。……在学校就职了，真不好意思。所以，得赶紧出发。

晃：我知道了，这就带你去。

学圆：你也去？

晃：……马上出发吧。

学圆：那真是对不住夫人了。

晃：没事。

百合：没关系……（说着泪流满面）先生，即刻动身的话……要准备些什么呢……

晃：去土桥边的杂根煮店买些吃的，用竹叶包好，快去准备吧。要

炖鲱鱼汁、烧豆腐，山泽，这些够了吗？

学圆：很不错。

晃：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快些动身吧。常世穿草履^①，最明寺^②殿下穿草鞋。

学圆：呀，真有趣。夫人，我回程途中总是要经过这里，到那时还请让我留宿哦。我最喜欢味噌汤了，如果能再加些新鲜芽菜就更好。让我尝一尝你的手艺再动身回家吧。不过，也不知道几时能回去呢。……

晃：别磨蹭了，夏夜很短，不知什么时候天就亮了。

学圆：黎明拂晓出发也行……（穿草鞋）等等等等，你跟我一起走了，那今晚丑时三刻的钟怎么办？

晃：百合会敲。我与前辈弥太兵卫不同，区区一介凡人，免不了有生病的时候，所以有时由百合代我敲钟。

学圆：那我们就到池边去听钟声吧。——敲钟的任务就拜托夫人了。

百合：好的，我会像晃一样打起十二分精神守护好钟的。（哽咽着说。）

晃：……喂，把弥太兵卫留下来的传家宝葫芦拿出来，买酒去。——还有镰刀别借出去了，毕竟那里人迹罕至，虽然有路，不过也得砍掉一些拦路的山白竹之类的。……快去准备。

百合：好好，这就去。

学圆：不错，十分锋利嘛。（查看镰刀。）

晃：在月光下……（举起镰刀）更加闪闪发亮。好在我有记得磨刀。——这边，这边。（先走出去。）

百合：路上小心啊。（哽咽着说道。送行时，在袖子里放了一个可爱的人偶。）

晃：怎么拿着那个。（回头）

百合：太郎也来送送你。（说着用袖子抱紧人偶）请父亲早去早回，孩儿很寂寞。（边说边盯着学圆，指向屋内，垂首洒泪。）

学圆：（抬手遮住又泛起的泪水）这是自然的，不过别担心，即使在梦中，你也不必忧虑那种事。（说着转向晃）和我重逢唤起了你的乡愁，她担心你会弃她而去呀。

百合：（害羞般忽然背过身去。）

晃：难怪，从刚才开始就怪怪的……真是个小傻瓜。

学圆：怎样，要不我先出去，你俩来个吻别。

晃：我现在是敲钟的弥太兵卫，不是她丈夫。

两人并肩而去。

百合：（呆立片刻）虽然我认为他不会就这么抛下我，孩子呀，你说他会回来的吧。闭上眼睛，点点头，真可爱啊。（用脸蹭人偶）孩子呀，妈妈喂你喝奶。我一个人也不想吃晚饭，早点儿收拾好，一起看家吧。要是被村里人发现我独自在家可麻烦了。月光不错，把灯和门都关上吧。

于是，百合走到廊下，刷地关上防雨门板，咔嚓一声锁好门，最后，呼地吹灭储物室的灯。

-
1. 位于越前、美浓、近江这三个旧国交界处，故名。（译注）
 2. 翻过栃木山后，从侧面进入近江国（今滋贺县）后的村落。此处为翻越栃木山后人的第一处休息地。（译注）
 3. 近代日本旅馆、料理店、茶馆等店的女服务员，穿红围裙，艺妓的雏形。（译注）
 4. 日本民间将天花（日语称为疱疹）拟神化的凶神。（译注）
 5. 又名君影草、山谷百合、风铃草，花钟状，乳白色；浆果暗红色，有毒。（译注）
 6. 江户时代根据地势划分的行政区，越前国隶属。（译注）
 7. 能曲。讲述镰仓幕府五代执权者北条时赖变装成和尚巡游，在一个大雪之夜求宿于一户没落武士佐野源左卫门尉常世家时，常世将曾引以为傲的松、梅、樱三盆盆栽当作柴火烧了替他取暖。第二年春天，常世被召集到镰仓，北条时赖表明身份，并赏赐常世三个新领地作为那三盆盆栽的报答。（译注）
 8. 位于福井县南条郡的村落。（译注）
 9. 奈良时代的修验道高僧，相传为白山的开山祖。（译注）

10. 日本古代五畿七道之一。（译注）
11. 日本社会有袭名传统，袭用先人的名讳，作为自己的新名字或今后对外使用的名号，具有继承光荣传统的含义。为了区别每一代的袭名者，会在袭用的名号前加上“X代目”，表示此名号的第X代袭名者。（译注）
12. 形似木屐，皮革制作。（译注）
13. 北条时赖出家后的称呼。（译注）

换幕

歌谣

百鬼夜行魍魎魑魅

独眼小僧^注 通路魔^注

河童^注 獭狸^注 海坊主^注

天守阁有长壁姬^注

信太森有白狐妖^注

猫妖拿着红手绢^注

狸妖敲起了鼓腹^注

咚……咚……咚……

大天狗吹着笛子来降雨^注

狸猫化身小和尚买酒吃^注

黑牙鬼^注 张开大嘴嘻嘻笑

村里还有大个子无脸男^注

与十仰起竹笠，一脸快活地盯着那里头一尾鲤鱼，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与十：真让我遇着大事了！嘿，瑞雪兆丰年，干旱自有鱼上钩。莫不是因为大湖小河都干涸了，这鱼扑通扑通在浅水中溅起小浪花时，一下就被捞起来了。……（鲤鱼跳跃）哇！银色的鳞片！好大个的鱼，该有15斤吧。比村长大人家的大地炉吊钩上挂着的那幅鲤鱼跃龙门图上的鱼还大呢。好家伙！自己吃了不如卖给村议员的大胡子先生。嘿嘿，鲤鱼，我就把你卖给他啦。值钱！值钱！（鲤鱼跳跃）哈，银鳞，闪着金钱的光芒——说到鳞片发光，这儿啊，（望着茅屋）住着敲钟人和神官的女儿。据说那姑娘出生时，背上长了八块鳞片，还是条蛇身呢。……于是呀，想趁天黑去偷香的人，悄悄往她床上一看，发现无论什么时

候，总有一条长长的白蛇绕在她身旁蠕动，说得有模有样。现在呀，嘿，估计悔得眼珠子都要冒火啦。……

敲钟人看起来一点儿事也没有，还活得好好的，也没被诅咒死呵。快看，那想摸也摸不着的地方，银色的鳞片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呢。我们啊，（目不转睛看着鲤鱼）听说她长着蛇身，就猜她是个妖怪，可是不去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动连美酒都喝不上，何况美人呢。——那小姐就是个例子啊。嘿，现在天色已经全黑了。我也不干那强取豪夺的事，给我等着。（说着慢慢靠近，从茅屋门缝偷窥。）

蟹五郎，一张红彤彤的脸，一头蓬乱的红发，穿着深红色衣服，一副僧人打扮。将山牛蒡叶子卷成的烟卷斜叼在嘴边，一边大口吞吐吐雾，一边将两手顶在头上装作蟹钳，下蹲着横行。他直冲冲地朝正在偷窥的与十走去，咔嚓一下，夹住了与十的小腿骨。

与十：痛死啦！（大叫起来）哇，（向后倒去，连带鲤鱼一起，将装着鲤鱼的竹笠扔向葫芦花丛。）啊！湿地大螃蟹！要杀人啦！

说着飞快逃走。——蟹五郎唰唰唰地横行着追上去。

鲤七，鲤鱼精，在葫芦花荫下嗖嗖地显形。

他穿着黑白鳞的麻单衣和同样花纹的裁着袴^注，脚下穿着鱼鳍似的宽松布袜。用刚才的竹笠遮住脸走了出来。突然，猛地将竹笠扔到地上。他长着一张大白脸，唇周长满黑胡须。蟹五郎看见他后便折返回来。

鲤七：（张大嘴喘息，长舒一口气。）啊，至今我才体会到人类的干旱之苦。就像我离开了水一样难受。……哎呀，大蟹，真是太感谢你刚才出手相救了。

蟹五郎：我很乐意这么做，不用客气。可是，你这位跃龙门的大人物怎么被装到竹笠里去了。

鲤七：我想抄近道去村里，勉强穿过一段干涸的水域，结果鱼鳍卡在石头里，都快要变成鱼干了，结果被这家伙一口吃进了肚里。

蟹五郎：就这东西吗？（钳着地上的竹笠摁住。）

鲤七：自鬼若丸^注后，头一次遇上麻烦。乡巴佬，你这家伙。（踩竹笠。）

竹笠：不是我，不是我。（在花丛中大声叫喊。）

鲤七：或许也不能怪你。放你一条生路吧——滚吧。不过，等稻谷成熟，你去田里给我老实当个稻草人！

说着放了他。竹笠呼哧呼哧打着旋儿逃走了。呼呼哈哈、一蹦一跳地躲进南瓜地里等待稻谷成熟。

蟹五郎：像个人头在跳，小鬼，小鬼！哈哈（笑）。鲤七，接下来你要去哪儿？

鲤七：嗯，去村里办点事儿，所以从瀑布上下来了。因为近来的干旱，百姓们为了求雨、取水，跑到公主大人的居所去了。聚在夜叉池边，像苍蝇一样吵得慌。这就算了，可是，他们连丁点儿法术都不懂，竟然把金属钉、火筷子、生锈的刀、破锅底这样的东西都拿来了。这还不算完，拿来的贡品更加可恶，什么狗头、猫头、瞪着大大的眼睛，胡子还会动，伸长着舌头。要是黄瓜，倒还可以拿给日野川的河童吃。真是岂有此理，那些脏东西，给打扫的侍女们添了不少麻烦。

不过，公主的奶娘，汤尾垭口万年老太的意思是——既然不下雨，就让他们等到下雨那天，往后不准乱丢脏东西了，所以让我去村里宣告。为了这事，也只能辛苦我这鱼鳍，真是麻烦的人类啊。

蟹五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真是辛苦，辛苦了。不过，夜叉池的公主大人，目前还没有降雨的意思吗？

鲤七：谁知道呢。干旱什么的，不是公主操心的事。大家都知道的，公主大人恋慕着白山剑锋千蛇池的那位姻亲大少爷，喜欢得不得了，心里装的全是他，哪有空闲管什么人间干旱。

蟹五郎：依小人看，神通广大的公主既然那么苦恼，何不施法轻松飞去白山呢，快点去剑锋不就好了嘛。

鲤七：话虽如此，可如果公主大人离开夜叉池，移驾别处，这儿立马就会卷起可怕的巨浪，村里的人畜都要葬身水底了……

蟹五郎：这、这、这可是大喜事，那样我的驻地就扩大啦……把村里变成泥潭再好不过，不用客气，我赞成。请公主快去、快去吧。

鲤七：你忘了吗，这儿有座钟。……自先祖以来，与人类定下了不可违背的天地之约，只要人类不忘每天敲三次钟，村庄就不会灭亡。公主大人也不能违背呀。正因如此，她很忧愁，你忘了她受困于此的可怜样了吗。

蟹五郎：哎呀神啊，在钟楼下竟然把这事忘了，我还踩着钟的影子呢。不过，今天也是个十分明亮的月夜啊，山川、田地都被照得透亮。还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所以我也不得不离开沼泽，往山上夜叉池的落脚处去呢。咱们一块儿走吧。

鲤七：嗯，干旱逼得你离开湿地，我很理解。一个人赶路也寂寞，作为补偿……我去完村里，回程陪你一道走。

蟹五郎：回夜叉池咱俩搭个伴。

鲤七：我们在月光下的阡陌边走边唱吧。

蟹五郎：唱什么？

鲤七：就唱“将山川化作河流”。

蟹五郎：有趣。

于是，鲤七晃荡着袖子，蟹五郎大口大口吐着烟圈，二人同时唱起歌谣，“将山川化作河流吧，将山川化作河流吧。”走了一会儿停下，眺望前方。

鲤七：等会儿，好像有陌生人顺着田垄过来了。

蟹五郎：哈哈，奇怪的家伙。我们躲起来看看情况。

于是两人隐身。

百合：（抱着人偶，优雅地拉开拉门，出场。）长夜漫漫啊，长夜漫漫……原以为夏夜很短呢。宝宝你也睡不着吧，“月亮几岁了，十三岁、七岁。”你听见了吗？有路过的人在唱歌呢——将山川化作河流……唉，最近的干旱，逼得村里人都想把大山变成河流了，真可怜

呀。……不过，月色正美，似乎能看见山顶的青草。说不定，能在山林中看见晃和那位贵客的身影，上钟楼去看看吧。……但是，如果不小心袖子碰响了钟就糟糕了，还是去田边的宽敞空地看吧。（绕到小屋后面，退场。）

鲰入，头戴深灰色薄纱头巾，面色黝黑，从通道登场。两根白色的胡须，在鼻子下方左右分开，长长地直垂到衣服下摆。身穿黑色僧袍，脚上穿着灰色鱼鳍状袜子。拄着一根芦苇，一只手上系着红穗子，捧着漂亮的信匣，蹒跚着走上场。

鲰入：走了好远的路。……没想到干旱这么严重，旅途比想象中的还辛苦啊。（仰头看向远方）啊，好在，山峰那儿的空气中水汽蒸腾。太好了……夜叉池就在那附近。（顺着山路向那里走去。）

鲤七、蟹五郎二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鲤七：是谁？来者何人？

蟹五郎：这是通往夜叉池道路上的第一关，我们是湿地的守护人，来者通名！

鲰入：（用袍袖卷起苇杖，盯着他们看。）我不是外人……我是奉了北陆道无双灵山管辖下的白山剑锋千蛇池主公之命，给贵国三国岳夜叉池公主送信来的。

鲤七：啊，您就是传说中的黑和尚吧。

蟹五郎：您是法师？

鲰入：你们两位，是夜叉池公主的仆从吧。来得正巧，劳烦为我带路吧。

蟹五郎：您辛苦了。

鲤七：我本来要去村里办事，既然是公子的使者，那其他事都先放一边，先为您带路吧。我仿佛能看到公主欢喜的容颜。托您的福，我们也会受到褒奖，走吧，法师。

蟹五郎：法师，请。

鲰入：（突然，浑身无力，停步不前。）等一下，先等等……

鲤七：法师，累了的话，我搀着您。

蟹五郎：要坐下休息一下吗？

鲰入：不不，不是累了。我还有力气悠然摆动尾鳍，只是在这儿，突然想起让人担忧的事了。

鲤七：法师，什么担心的事？

鲰入：好不容易来到这儿，一想到马上就要到夜叉池了，突然就觉得这信匣变沉了，这副躯体都快承受不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鲤七：这可以说是爱的重荷吧。如果是饱含心意的信件，双方心意相通，越接近夜叉池，信匣自然就越沉。

蟹五郎：又说什么呢。公主也给法师准备了回礼的东西。……那些黄金白银、大米小米多得溢出来，听见石臼重得咯咯作响了吗？

鲰入：（心情沮丧）不不，我有强烈的不好预感。奖赏只要石臼就好，但是我猜想这信上写着“把这和尚切成片，煮成甲鱼汤，待公主午觉醒来喝。”天啊，太可怕了。（哆哆嗦嗦，芦苇拐杖也一起抖动起来。）

鲤七：怎么说起这种异想天开的事了？法师。……

鲰入：不，不是异想天开，这信匣突然变沉，使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罪过。唉，实在羞于启齿。（缩了缩脖颈，摸着头。）……前段时间，有一个骑着熊的半老徐娘山中女妖来到剑锋，在我们千蛇池府邸众人面前洗她的黑发。我看到她雪白的裸体，不知怎地，心神恍惚，不由自主地脚下打滑，不知羞耻地和她纠缠在一起，非常碍眼，惹得我家少主十分不悦。这次送书信的任务，是我在泥巴里闭门思过时接到的，接到命令只觉得很高兴，稀里糊涂地就来了，现在仔细想想，就觉得可怕。（再次发抖。）

蟹五郎：哈哈（笑），法师，您太勤恳了。我得向您学习。

鲰入：这好笑吗？太没仁慈心了。即使没有性命之忧，但要把我去鳍去尾、拔掉胡须，这和被践踏玩耍有什么区别。……我这一生就完

了，该怎么办呀。（凄凉地哭起来。）

鲤七和蟹五郎见此情景，低声私语、点头示意。

鲤七：哎呀，法师，别说这些不会发生的事情了。从前有个马夫经过近江大道，桥上遇见一个陌生女人给他一封信，拜托他送到约39公里外的里程碑松下，交给等在那儿的女人。路上他很好奇，偷偷地把信的封口弄开，只见信上写着“致我的妹妹，就一件事，这个骑马人的内脏给你享用。敬候佳音。”如果他不打开看看就交给对方，就会被开膛破肚了。

鲰入：哈？（摔了个屁股蹲儿。）

蟹五郎：这人太可怜了，哈哈。

鲤七：幸好，蟹五郎有钳子……悄悄打开看看吧。

鲰入：哎呀，这个……刚才就想请你们帮忙了，但又觉得说这种话太不要脸了。……太好了，你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蟹五郎：当然，当然。

鲤七：如果……（压低声音说）是求爱信，那我们也要看。

鲰入：（战战兢兢地、恭恭敬敬拿起信匣，打开锁扣。）

鲤七和蟹五郎围了过来。打开盖子，一齐往里面看去。

鲰入：哎呀！

鲤七：诶诶诶诶。

蟹五郎：哎呀哎呀哎呀！

鲰入：信匣里只有水呀。

说话间，忽然，清澈的溪水溢了出来。

鲤七：啊呀啊呀，公主殿下来了。

鲤七立刻和鲰入一起以游泳的姿势腹部贴地趴下。蟹五郎跪在地上

双手撑地。——搬上大型道具——

夜叉池的白雪姬，一头黑发长一丈有余。身着雪白绫罗，外套一件染着鲜红火焰花纹的淡蓝色上衣，腰间一条黑底银泥鱼鳞花纹腰带，未系腰纽^注，裙衫利落。脚穿银色鞋子，腰带里插着一把闪耀玉石光芒的铁制手杖。两手将玉简唰地摊开，玉简的一端滚落开来，堆在地上。

右边是汤尾垭口的万年老太，白发如针，身着落叶黄的麻布单衣，系着红围腰。

左边是侍女木芽垭口的幽谷山椿，身着带家徽的嫩绿色和服，文金高发髻^注中插着绯红色山椿花。两人均两手伏地行礼。

十五的明月露出头来。

白雪：只是看看书信，月光就出现了，真是急不可待呀。

老太：您可以借着自己发出的光来看。

白雪：（上衣的衣袖一振，袖口生出火焰，读完书信有些恍惚出神。）

山椿：公主。

老太：您，怎么了？

白雪：真是充满着眷念、诚挚，让人愉悦又思慕的情信啊！……老太，我要去。

老太：说好去山脚散步的。

山椿：现在就回去吗？

白雪：回哪里？……（反问。）

老太：回您住的地方。

白雪：什么？

老太：回夜叉池。

白雪：诶，你在说什么呀……我要去的是剑锋。

老太和山椿：您说去剑锋？

白雪：不问也没什么事儿……千蛇池大家都知道，我要到写了这份信的千蛇池去。（将信卷好，收入怀中抱着。）

老太：（强硬起来）又是千蛇池……请不要任性了。公主，这里还有这口吊钟。

白雪：唔。（抬起眼角，表情严肃地看向钟楼。）

老太：您没有忘记吧？您要是离开了，这山川河流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剑锋千蛇池的那位大人也是一样，他如果来到这里，白山的山谷就会变成湖，因此他无法亲自前来表达他的情意。老太我也很心疼。……虽然这很可悲，但还是请您不要去。

白雪：你，说这样的话……老太，你站在人类那边吗？

老太：嘿嘿，（嘲笑）没有尾巴的猿猴，谁会去庇护他们。……但是，即便他们可憎、卑鄙、讨厌，称为仇敌也可以，您也不能违反约定、打破誓言。

白雪：谁发的誓。

老太：历代先祖、延续到您双亲的誓言，他们的遗言您没有忘记吧。

白雪：我记得。（彻底生气了。）

老太：公主，就连那可耻的人类，不是也没有忘记誓约，谨守了五六百年约定吗。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誓约，才从不间断地早上六点、晚上六点、丑时三刻敲三次钟。只要那个钟按时响起，就不能让村子沉入水底。

白雪：是啊，真可恨……如果没有这个钟就好了。（盯着钟，打起精神。）召集所有人到这里来。

山椿：（站起来吩咐道）召集全员。公主殿下要全员集合。

鲤七：（一边站起身）全都快点！（一边叫道。）

仆从们陆陆续续列在左右。大家都拿着自己擅长的兵器。装束各随己愿，有的穿着铠甲，有的头顶骷髅，尽可能拿出百鬼夜行的样子。

虎杖：虎杖妖怪到。

鯖江：鯖江太郎到。

鯖波：鯖波次郎到。

鯖江、鯖波异口同声说道：“我们是兄弟。”

塚：十三塚的骨头妖怪到。

蟹五郎：湿地守护人，早已就位。

山椿：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道路神、树妖、魑魅魍魉。

有众多形态相同的影子。没有眼睛、鼻子，从上到下都用灰色的布遮挡着。

影法师：影法师也到了。

报上姓名的同时，远近都有鬼火点燃，时隐时现，明灭不定。

鲤七：仆从都到齐了。

鯰入：诚惶诚恐，本人也在此。

白雪：啊，远道而来，辛苦了。立刻就给你回复，所以把大家都叫来了。

老太：呀，您是为了给那位大人回信，把大家全叫来的？您这样是否太过草率？

白雪：老太，不管你怎么想，我是一定要去的。我一定要到剑锋去。只要那口钟消失，就不存在誓约了……你们，去把钟取下来，给我砸得粉碎！

老太：诶诶诶，说您不要任性，哪一件都万万不可啊！（警惕地盯

着公主。)又说这种任性的话。……您召集仆从，开了金口，但绝不能任性妄为呀。让天上诸神听到可不得了。……不能因为您的喜好，就断送无数人类的生命。

白雪：人类的生死与我何干！……为了爱情，我甚至可以放弃生命。……老太，你就让我去吧。

老太：啊，确实令人不忍。但，不能让您去。……再忍忍吧，也不过是三五十年。现在是佛法的末法时期，人情淡薄的乱世，誓言也好，约定也好，很快就会被遗忘的。那口勉强维系着信仰的钟，就如同吊在被鸟儿啄食的蔓藤上，锁链也好，羁绊也好，没有您的介入也会断掉的。在那之前，请您耐心忍耐。

白雪：那得等多久。我这颗憧憬爱慕的心已经无法按捺，即使身处黄泉路口，也不愿等到天明。好，好啊，你们都不肯听我的，那我就亲自动手。（意志坚定。）

山椿：啊，公主殿下！

老太：您这是要做什么……要扔掉这口无足轻重的钟，不必劳烦您动手……也不用调动一众仆从。区区六万斤的铜钟，就凭我这把瘦弱的老骨头，手指一夹就能丢掉，但是，重的不是这口钟，是这里的道理啊！

白雪：这些道理和成规，尽为人类利益考虑，却成了束缚我和这具身躯的绳索。……被说成鬼怪、畜生、夜叉、恶鬼、毒蛇的我，无依无靠，情路艰辛，独立于世！……先祖是先祖，父母是父母，约定也好，誓言也好，对我来说犹如儿戏。人世间早已时过境迁，这一文不值的约定，我早早打破有何顾忌！啊，怀揣着爱人的情信，我早已心烦意乱，老太，让我去吧！

老太：原来如此，您是被感情冲昏了头脑。早晨六点、傍晚六点的钟各一次，今晚丑时三刻也算一次，只要人类疏漏了一次，到那时，我们一秒钟也不耽搁。老身我背着公主您去，绝不劳您走一步。人类死亡也好、溺毙也罢，就让峰峦崩裂、山麓填平吧。去剑锋不过瞬息之间。……但是，只要这钟照常响起，而您违背了誓言，天上神佛就会立刻降罪，那又该如何是好！

鲤七：我国有板取、归、九头龙三条河流汇成的大河日野川。

蟹五郎：美浓国有驰名的揖斐川。

老太：您支配着这两条河流。

山椿：身家百万石^注的公主陛下。

老太：请您……

众人：不要任性。

老太：请您。

众人：保重身体。

白雪：好啊好啊，你们，真是吵死了。那些道理仁义你们都懂，想长命百岁随你们便。……我不会为了生命而舍弃爱情。退下，都退下。

众人乱作一团，企图挡住白雪的去路，白雪振袖一挥，甩开人群，最后仍被众人围在中间。

白雪：叫你们都退下，却……

白雪焦躁不安，拔出铁手杖，银色在月光下熠熠生辉，众人惊得往后退去。公主毫无阻碍地迅速登上石阶，倚着石柱向着那口钟……

白雪：诸神诸佛我无所惧，即使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我白雪，宁愿在朝阳中，为了爱情融化。即使粉身碎骨、四分五裂，我也要以血祭奠吾爱，那燃烧的恋慕之魂，即便如荧光般微弱，我也要飞到剑锋去。

傲然举起光芒四射的铁杖……此时，月夜下的远方传来了歌声。

“小宝宝哟，快快睡哟，宝宝的守护神去哪儿了，翻山越岭回家来，带回了什么礼物哟，拨浪鼓和小竹笛……”^注

白雪：（凝神听得入迷，袖子上的火焰渐渐熄灭。继而转身向石阶下面喊道。）老太、老太，这个歌声是？……

老太：是神社的百合姑娘。

白雪：噢，是那位美丽的百合姑娘啊，她在做什么呢。

老太：她的恋人晃出门了，她抱着人偶，唱摇篮曲解闷。

白雪：和恋人分开的时候，唱歌就能忘却忧伤吗。

老太：正是如此。

众人：公主，您看到了吧。

白雪：我满心满眼都是思慕之情，不知不觉把她给忘了。……如果我淹没了这个村庄，这美丽的人儿也会没命。虽说敲钟的夫妇是我的仇人，（悄然走下石阶）然而我对这二人，既嫉妒又羡慕。老太，都冷静一下，我们也来唱吧。

老太：（泪如雨下）荣幸之至。

白雪：（面向山椿）你也唱吗。

山椿：唱，我会唱很多歌。

鲤七：哎呀，虽然侍女们能唱很多歌，还是唱一首最近的歌吧。“池中的鲤鱼哟，红鲤鱼哟，快些出来吃鱼食吧。”莫名地就班门弄斧地唱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扫您的兴了。

山椿：这个……你还真是随性啊。

众人（纷纷笑起来）——

白雪：抱着人偶我也会唱歌……剑锋的使者。

鯨入：啊、啊，在。

白雪：我去回信……你跟我一起走。山椿，你拿着信匣。——各位辛苦了。

众人一同回礼。“拨浪鼓和小竹笛，不倒翁和纸风车。”听着歌声，众人分散开来，谈笑着一同退场。鬼火全部消失。

月光孤零零的。远处传来犬吠，近处五位鹭啼叫着。

百合喘着粗气，脚步慌乱，衣摆翻飞地逃了回来，跑进小屋，躲藏起来。随后，村长畑上嘉传次、村民志愿者权藤管八、小学教员斋田初雄和村里其他几个人追了过来。另一边，代理神官鹿见宅膳和小相扑小鸟风吕助一同，相继出来五个村民，头戴黑色帽子，身着各色素袍^注，一概杂役打扮。一头大黑牛率先走出来，由小相扑牵着缰绳。

村民一：她进屋了，藏起来了。

村民二：真黑啊。

初雄：是你说熄掉灯，用萤火虫的。

管八：进去把她抓出来吧。

村民四五人，乱哄哄地闯入。屋内响起“哎呀、哎呀”的声音，防雨板啪啦啪啦地被打开。

站在屋子正中央的人气愤难当，左抵右挡。

百合：你们想做什么，这样冲进别人的家里。

管八：别人家也好我家也好，有什么区别吗。鹿见一个郡有六个村。

初雄：成为焦土吧，原野都快要烤焦了。

宅膳：（径直站出来）哎呀，百合小姐，吵吵闹闹的让你见笑了。现在的情况就像你刚才听到的。你被选中了，不能拒绝。六个村子滴水都没了。用米衡量就是五万石，为了八千人的生命，你就成为祈雨的祭品吧！你应该从小就知道吧，当干旱穷途末路时，把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脱光衣服……

百合：是。（颤抖。）

宅膳：用粗麻绳将美女绑在未装鞍马的黑牛背上。呀，你若老老实实有所觉悟自己坐上去，不绑绳子也可以。……然后，在杂草里拨开一条路牵到山里去，向夜叉池的龙神献上祭品。但是，不会害你性命的。作为替代，我们会在池边杀掉背着裸身美女的黑牛，取带角的牛头和牛尾献贡。……割下牛肉，全村人就着冷酒一起吃下的话，天上立马就会

乌云翻滚，连下三天大雨，庄稼和稻田就能重获新生。从古至今，这个仪式从没失灵过。百合小姐，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忍忍吧，在村长面前老实听命吧。来，站起来，出发吧。

百合：叔父，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等晃，等我丈夫回来。请、请大家饶了我吧。……求求你们了。这、这件事实在，我……

管八：你说什么？

初雄：你，百合小姐，这是怎么了？

百合：叔父，我是晚辈……等晃回来再说吧。

宅膳：又是你那个丈夫，还晃啊晃地叫那个呆头家伙。你看，这潮涨潮落，干旱持续了数月……不能超过今晚丑时三刻，出发，出发。

管八：再多话我就把你绑起来了。

嘉伝次：这也是为了村子、为了郡，没有是非对错。这事儿，也是太可怜了。

管八：神官，这该怎么办？

宅膳：把她带走就行了。

管八：过来。

村民步步逼近。百合无处可逃。

风吕助：磨磨蹭蹭的。交给我来。

蛮横无理、轻而易举地把百合紧紧抱住带走。在杂役的帮助下，将她仰面放到了牛背上。

百合：啊啊。（拼命挣扎。）

百合的身体被绳子绕着捆了几圈，她背部扭曲着，脸朝下伏在牛背上。黑发散乱，垂到牛蹄那儿。

嘉伝次：宅膳先生，那个，她穿着衣服行吗。

宅膳：嘿，反正要去神社森林，到那儿再按仪式程序办吧。最近成了这一带大地主的议员阁下领着各位大人、村民们已经到神社事务所那儿了，大家都在担忧这件事，等着看祈雨仪式呢。

嘉伝次：这样啊。

初雄：大家快点。

管八：大家努把力呀，哈哈哈哈哈。

一同风风火火往前赶去。

晃：（冲出来，站在众人面前，紧紧盯着他们，把杂役左右推开，瞪着旁边的人，抢过牵着牛鼻头的缰绳，一把勒紧，堪堪停在家门前。抽出腰间的镰刀，一句话不说，立马将绑着百合的绳子唰地切断。）

百合：（一眼看到）晃！（慌忙落地，躲在晃的身后，抓紧他的腰带。）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不过真是太好了！

晃：（将百合护在身后，倒握着锋利的镰刀，怒视众人，镇静回答道）啊，去夜叉池的山路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深山里正想着离池子还有很远的路，就听到了哄孩子睡觉的歌声。……月下的歌声，使我想到了白露连珠，丰草如织，绿色映满双眼。……山泽他特别感动。——内心单纯的他……一时涌起无限乡愁。借着月光走在深山的夜路上，他决定明年再来探索这个未知的地方。突然刮起归乡之风，他说身体都快冻僵了。我的心也忐忑不安，所以立刻返回了。（沉稳地对着百合说完，立刻站直，把葫芦倒过来，仰头向月，咕噜咕噜喝起来。）

百合站直身子，晃解开绳子，取下斗笠，抛开葫芦，拿过茄子放在窗棂上。随即立马紧握镰刀，左右挥动不给对方机会，百合紧紧地抓住晃持着镰刀的手。

晃：滚回去，你们要干什么。

初雄：又拒绝呀，你，虽然很可怜，还是离开我们村子吧。

晃：你说我不能留在村子里？

初雄：是的，你知道的吧，恐怕只有傻子知道了，旱灾呀，发生

旱灾了。……千金、就算万金也难买一滴雨啊。你迷信的那口吊钟，据说少敲一次就能让村子变成湖泊。变成湖泊啊……那样就好啦。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只要不敲钟就好了。我们希望从今晚开始不敲钟了。你既是为了敲钟而留在村里，那么，想想你现在不用敲钟了，也就没理由留在村里了。虽然不知道你叫权助还是什么的，是吧。

村民二三：是啊是啊。（说道。）

村民四五：撞木小子、圆大棒。（怒喝道。）

初雄：呵呵，在这村子里，你连肥料渣都不如，硬要说的话，就是个毫无用处的人。因此，因为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全村人向你宣布，停止撞钟，并离开我们村子。

村民二三：是的，就是这样。

晃：正如我所愿。……要不要守着这口钟，本来就是我自己看着办，我是有约在先……才遵从义理一直守护着。让我不要再撞钟了，谁喜欢撞钟啊。不说了，这就走。

村民四五：快走快走。（异口同声道。）

晃：百合，我们走。（急忙看了看百合的装扮）要准备一下吗？你赤脚出来的。路上荆棘刺脚，我背着你走。（拉起百合的手。）

将百合用衣袖护住，当着众人的面离去。暗中观察的学圆，这个时候悄悄现身。

管八：（用沉闷、怀有恶意的声音说道）喂喂喂，等一下。

晃：（不理睬，毫无顾忌地往前走。）

管八：站住，喂！

晃：干嘛。（忽然转身。）

管八：你小子，放下村里的东西再走。

晃：我没带走一尘一叶。

管八：那个女人是这个村子的。把她一起带走可不行。

晃：不，百合是我的妻子。

嘉伝次：闭嘴，她是我们村的。

晃：我才不管她是哪个村的，百合她是想和我一起走才跟着我的……她若想留下，那我也留下。好好看看，她紧跟着我不曾离开。（微笑）把百合留下她会死的……人啊，必须遵循自己的心意活着。你们这些人能明白吗？我们走吧。

宅膳：（逼近）年轻人，这么轻率可不行啊。……我的侄女，可不只是这个村里的一分子。她关乎一个郡六个村、八千人性命，是祈雨的祭品呀。可以说……你带着这个祭品离开，就等同于剥夺了八千人的生命。除非你把百合留下，否则我们不会让你离开一步的。百合关乎着八千人的生命啊。……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学圆：等等，（搭话，和晃并排站着，将百合夹在中间）这个回答，荻原他难以启齿。我代他说。——的确，百合姑娘是村子的命根子。正是因为这样，名门贵公子荻原伯爵，才会为了这一人之美，甘愿一辈子当守钟人不是吗？虽然他只是第三个儿子……刚才，你们使用强硬手段，将她绑在牛背上羞辱她，我觉得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做到让她在月夜下游街示众的地步，这同惩处杀害主君、双亲，犯下五逆罪行

 的极恶之徒一般，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

或许雨会降临，天边会翻起滚滚乌云，但那是不忍目睹黑牛背上的可怜祭品，是上天在哭泣，是月亮掩去了面容啊。让苍天哭泣，使光芒遮蔽，你们还能活吗？纵然稻谷丰登，人也只得饥困，纵然甘泉喷涌，人却受困于干渴。……你们干出蛮狠无理之事，驱赶荻原夫妇，亵渎敲钟之约，倘若，大地变成泥塘该如何是好！六个村有八千人，这众多的生命，就是你们亲自葬送的。说起来同样是迷信。他们夫妇和睦，即使一生埋没在此守卫钟楼，他们也是心甘情愿，这于世间无丝毫妨害。

管八：闭嘴，很烦啊。你这小子别乱说话。

初雄：你是什么人？

学圆：我呀，我是荻原的好朋友。

宅鳝：山野和尚在这大放什么厥词。

学圆：我确实是和尚，信奉本愿寺派，还是个学者，京都大学的教授。山泽学圆是也。自报家门，惭愧惭愧，本国可是真宗门徒信仰的发源地呀。猜想你们中可能有富有同情心的同宗教友，我才说出来的。

（对着教员）你是学校的老师吧，一样是教育工作者，不算外人，你能明白我说的吧。（对着神官）你也是传道受业之人。（对着村长）还要仰仗村长的声望。……（对着力士）全天下的力士皆是侠义之人，大男子气概一看便知。……真的拜托了，拜托你们放过祈雨的祭品吧。

因为他的话，所有人都有些犹豫不决。……议员穴隈矿藏抽着卷烟，不紧不慢地站出来。

矿藏：他们是骗子。就算不是骗子，名门又怎么样，学者又怎么样，粮食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活下去？……一切有我担着。你们，动手，扒光也好，去骨也好，一个女人和八千村民，孰轻孰重根本不用讨论。祈雨仪式必须坚决实行。

力士带头，其他人一同准备立刻动手。

学圆：把我绑起来吧，（脱掉上衣丢开）无奈我这么劝说你们都不听，那就把我绑到牛背上。

晃：（哗啦一声丢掉镰刀）不，如果是替代祭品，绑我吧。来吧，就算刮了我，我也不会推辞。——把我放牛背上运到夜叉池去吧。有了祭品就能下雨的话，我去和龙王谈判。

百合：哎，晃、贵客，我去吧，请让我去。

晃：不行，哪怕赌上生命我也决不出卖妻子，龙神算什么，八千人又算什么！不管是神仙还是佛祖，我都不会出卖所爱。即使你说你完全理解、接受、愿意这么做，我也会阻止你的。

矿藏：（不耐烦地略微逼近，咚咚地敲着手杖）别发疯了！胡闹也给我适可而止，要的是女人。你以为是去澡堂洗澡吗？……呵，笨蛋！（大笑起来）你们给我听好了，要是为了国家，杀死妻子，投身战争，都是身为男儿的本分。这也是我国的精神，正是武士道精神。拯救他人，拯救村庄，不正是为国尽忠吗。这就是报效家国。既然是为国报

效，让老婆骑一晚牛又算得什么可耻的事。小子，我矿藏，为这村庄自不用说，仅为这里的黎民苍生，可以随时献出生命。

这时，村民们向村长矿藏行礼，他手扶下颚，一脸洋洋得意。

晃：去死吧！（说着拾起掉落的锋利镰刀突然冲过去。）

矿藏：啊！（不由自主往后退。）

晃：去死，去死，去死，为了人民去死吧。你如果能无私地去死，那我也去死，之后才能把百合交给你们。去死吧，怕了吗。

晃每靠近一步，矿藏就微微往后退一步。百合搂紧晃的手，摇动着，不阻止他的话就要决斗了。

众人都围上去，闹哄哄地试图阻止。

晃：不要靠近我，口真臭啊，你们也是！你们这群家伙，都被暴发户收买了。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白雪，这个村有位叫白雪的姑娘。在权势的迫害下，她无力抵抗，被裸体绑在牛背上送到夜叉池。……姑娘满受委屈，羞耻难当，万念俱灰，再没活着回到村里来。你，……还有你……都是同样的刽子手。据说那时，白雪抚摸着牛鼻尖细细说道：“同是性命，给我偿命吧。”她彻夜割草，将草满满堆在牛背上，击石取火将草点燃，那牛不用鞭笞就跑了起来。白雪抬起洁白的手，忽然指向前方，山脚下的村庄没来得及察觉，牛就像惊雷一般冲了下去，把村子从头到尾点燃了。……看着山脚忽地燃起烟尘般的赤色火焰，白雪含笑跳入了夜叉池。你们是没听过这个故事吗？还是忘记了？

矿藏：别在这唠叨些废话，你这个黄口小儿。现在村子已经旱得像火烧一样。就是因为这样才要祈雨呀。大家呀，别磨磨蹭蹭的，动手动手。（看见所有人都很犹豫）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叫传吉过来。（叫唤。）

赌徒传吉亮出唬人的腰刀，手下人都挥动着各自的武器。

传吉：干掉他，干掉。

手下：明白。

晃：山泽，危险。

晃搂着百合，和学圆一起，三人跑上了钟楼。学圆在最里头，晃守在钟楼入口，百合与他争论这样没法抵挡。百合随即被推开，晃挺立不动，举起镰刀。赌徒和众人一起从下方包围。百合抱住晃上扬的手。

众人：砍呀砍呀，你砍呀，砍过来呀。

学圆：丧心病狂，没想到，竟还有这种冥顽不顾、暴虐成性的村民！天上……天上的白色银河，变成瀑布落下来吧。（合掌。）

晃：你不能有事，山泽你快逃走，快逃。

晃叫喊的同时，和最先越上石阶的传吉过了两三招，短兵相接，电光火石。

传吉后退。这时有人投掷石头。

晃：（额头受伤，手压住伤口止血）啊！（镰刀掉落。）

百合：（立刻拾起镰刀）各位，我现在就死，这总该行了吧。（说完举起镰刀刺入胸部。）

晃：糟了！（夺回镰刀。）

百合：晃……你没事吧……晃。（有气无力声音渐小。）

众人神色沮丧地看着，茫然无措。

晃：我不会让你孤单一人的！荆棘之路我背着你通过。在冥界等我。（站直身子。怀抱着百合，和学圆面面相觑）现在几点？（极其冷静地问道。）

学圆：（沉着地看了看表）两点零三分。

晃：嗯，我每晚都观察，看星星就能知道几点了……正好午夜……对吧。（盎然挺胸凝视着吊钟）山泽，我不想敲钟了。你觉得呢？

学圆：（沉思后）嗯，别敲了，为了百合小姐，不敲了。

晃：（举起镰刀，然后，砍下。撞木咚地一声落下。）

正当此时，骇人的声响传来。地震了。山鸣了。——看夜叉池上方。看夜叉池上方。看那夜叉池的上方啊！黑色的云升腾而起，几乎同时被召唤一样，闪电袭来，一刻也不停歇。众人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牛受惊后挣脱缰绳飞奔而去。

矿藏：敲钟啊，敲钟啊——

嘉传次：求你救救我们吧，请帮忙敲钟。

宅鳝：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

村民们四处逃窜、惨叫不绝。天昏地暗。两三个人踉踉跄跄往石阶上爬。

晃击退他们，把他们赶了下去，态度冷淡，朝着山峰的方向，和学圆二人如雕像般屹立不动。

晃：是波浪。

晃说话时，学圆附身去看，同时，晃割断了喉咙，面朝下倒地。

白雪，在一道强光中，突然出现在小屋的屋顶上，转眼间又消失在黑暗中。在凄厉的闪电中，再次显现在钟楼，挺身直立，叮当一下挥动铁杖。白雪升到空中，击打那口吊钟。钟缓缓摇动着倾向一边。

村子所有人都陷入混乱，大失方寸、没了主意，白雪同万年老太、诸位族人站在一起，村子里的人一个不剩地被屠杀干净。

白雪：老太，真是令人高兴啊。

众人：公主。（人声鼎沸。）

白雪：人类呢？

老太：所有人都变成鱼了，在快速地游着。和田螺、泥鳅一起。

众人：（哄然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白雪：这个新的钟之渊，就作为这对夫妇的容身之处吧。大家让开，我要到剑锋去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了。百合小姐，百合

小姐，我们一起唱歌吧。

立刻再次陷入黑暗。巨钟已然沉在水中。晃和百合二人出现，晃坐在龙头吊钩上，以手托腮，百合在他下方，拉了一下落入水中的衣裙下摆，撑着手臂，向后弯曲身体，仰头凝视着晃，莞尔一笑。

此时月光璀璨。

学圆一人伫立在高高的钟楼上，对着水略施一礼，双掌合十。

月亮越发明朗。

（——落幕）

大正二年（1913年）三月

-
1. 传说中前额长有一只眼的独眼怪物，比较无害，只是会突然出现吓人一跳。（译注）
 2. 一种走在路上会遇见的妖怪，遇见路人会变成庞然大物，喜欢从墙垣探出头来吓人。（译注）
 3. 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妖怪，体型似人，头顶盘子，爱吃黄瓜。（译注）
 4. 形似小狗，四肢较短，毛发深青，擅长捕鱼，常化身为美女或少年。（译注）
 5. 传说为海女房的丈夫，巨大的黑色秃头怪物，出没于海上。会紧紧抓住船体或船橹作怪。（译注）
 6. 居住在姬路城的天守阁中守护城堡的富姬公主。传说每当姬路城有难，长壁姬便会率领众婢女出现在阁楼，只要长壁姬现身，姬路城必将再度兴旺。（译注）
 7. 出自《葛叶物语》。一位名叫安倍保名的美男子在信太森林里救下被猎人猎捕的白狐，白狐葛叶为报恩，化身人形嫁给保名，育有一儿名童子丸，相传即是安倍晴明。（译注）
 8. 出自《岩邑怪谈录》“普济寺猫跳舞事件”。（译注）
 9. 传说狸妖会敲打腹鼓与善琴者合奏，声音相当美妙。（译注）
 10. 传说大天狗击鼓、吹笛能呼风唤雨。（译注）
 11. 传说狸猫会在下着小雨的夜晚，化身小和尚拿着酒壶出来买酒吃。（译注）
 12. 专给人看自己的黑牙，惊吓人的妖怪。（译注）
 13. 脸上没有眼、鼻、嘴的大个子妖怪。（译注）
 14. 日本古代男人穿的一种裤裙，从腰部到膝盖宽松，膝盖往下收紧，方便活动。穿着时套在上衣外边，腰部系带。（译注）
 15. 平安时代末期出身的武将。传说用一把短刀，独自一人杀了一条身长八尺的大鲤鱼。（译注）

16. 出自日本童谣《月亮几岁了》。（译注）
17. 细腰带。日本女性穿着和服时，整理好造型后，为了保持和服不变形而系在腰上的绳子。（译注）
18. 文金高岛田发髻。女士发髻的一种，现代是举办日式传统婚礼时所束的发髻。（译注）
19. 石为体积单位，用于稻谷计量。一石是十斗，约180公升。以前，也用于表示大名、武士所辖土地的大小。（译注）
20. 出自日本童谣《江戸摇篮曲》。（译注）
21. 出自日本童谣《江戸摇篮曲》。（译注）
22. 鹭的一种，醍醐天皇游览神泉苑时被授予第五阶位。（译注）
23. 日本男性传统衣着的一种。随着统治阶层的变化，曾经是平民的常服，后来变成武士的常服。江户时代是下级武士的礼服。（译注）
24. 杀害主君、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罪行。（译注）